

在春天里 观察两只鸟

陈峻峰◎著



这是天然的风范；只有人类才会有不肖子孙，好吃懒做，
在父辈的财富中坐享其成坐吃山空。鸟类不会。
它们担当不起上帝的指责和同类的嘲笑……

中国新锐作家方阵·当代青少年散文读本 张海君/总策划

在春天里 观察两只鸟

陈峻峰◎著



它们怎肯居任父母的旧巢呢。

它们的家族一代代不遗传依赖和懒惰，
这是天然的风范；只有人类才会有不肖子孙，好吃懒做，
在父辈的财富中坐享其成坐吃山空。鸟类不会。
它们担当不起上帝的指责和同类的嘲笑……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春天里观察两只鸟/陈峻峰著. — 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10.11

(中国新锐作家方阵·当代青少年散文读本)

ISBN 978-7-206-07340-3

I.①在… II.①陈… III.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23727 号

在春天里观察两只鸟

著 者:陈峻峰

责任编辑:陆 雨 封面设计:晴晨工作室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13 字 数:230 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7340-3

版 次: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: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5 000 册 定 价: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序/生命深处的惊蛰/单占生	1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辑 期 许

一条河流和我生活的城市	3
在春天里观察两只鸟	6
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	8
关于乔的我不能说出的感伤	11
只能等待下一场雨	14
何止一条鱼	16
你是否会觉得可笑	18
去看云南的云彩	21
洱海及其倾听	24
一个字和一个人的幸福	26
数字里的蕴含和寓意	29
为期许与承诺的飞行	31
大地母亲,我们没有别的比喻	37
固然我暂且还不能看见丹江	41

第二辑 愿 请

摆花	59
出卖	61
窗户	66



劫数	70
镜子	75
乱想	80
喷绘	84
诗人	87

第三辑 惶 然

虚拟一个故乡在新城市的阳台	93
水晶之心与民间烟火	100
弥散在时光中的乡村芬芳	103
四面楚歌:一个人的战争	108
遮蔽与澄明:我看到一个倒退着走路的人	117
天堂,以及忧虑	150
惶惑,或者了然	171

第一辑

期许





一条河流和我生活的城市

003

第一辑
期
许

一个城市能有一条河流穿过，是这个城市的美好和福分。我这样说，你便知道了，我一定要说我的城市了。不过，我所说的河流，是自然流经而非人工造作。固然二者都是梦想借助流水浸润柔软拥挤紧张的人群和生活，但你只需凭借感觉，就能区别出它们在形状、姿态以及质地上完全的不同。

穿过我生活的城市的这条河流，叫淝河，无疑，它是一条自然的河流。源出豫、鄂两省边界的桐柏山支脉，经此向东北，蜿蜒 138 公里，流入淮河。

自以为最熟悉的最易疏忽，这是普通人在认识上继续在犯的错误。譬如我，及其淝河。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将近 30 年，我一直居住的地方几乎和淝河挨着，在淝河之阳，在它流水的臂弯里；从我朝南的窗子可以望见它岸上的垂柳，可以望见它泛动的波光，而当我终于想给它写一点文字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我对它是如此的陌生和无知。我感到了局促和羞愧。

淝，是一个独特的不存其它意义的汉字，它只用于我们城市的这条河流的名字。象形、会意，我们都不能找到最初那个造字的人，以及他原创的冲动和蕴涵的本意了。这个字是早已有之，还是重新创制？是来自官方机构的集思广益，还是一个人的匪夷所思？那么除了形声，“淝”和“师”有关吗？继而和一个人有关吗？那个人可能就是一位师者吧？他和一条河流的命名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和故事呢？

我知道，疑问和设想，都无助于一直以来我对这个奇异汉字的理解。它就叫淝河。我承认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那么多可以描述这条河流并可能延伸为这座城市寓意的词语，为什么就用了这个毫无意义的汉字。

淝河一日日地流淌，它曾经的清澈和丰润遮掩了不止我一人出发的疑问。对一座山或一条河流的命名，不过是对自然之美的人文赞誉和附会，无论是因事、因史、因景、因地、因人而名，之于今天的城市，文化已是一个实用或虚妄的伪饰和托辞。我们既失去了温婉的怀想和怀旧，也没有了天地的敬仰和敬畏。现实的许多权力、意志和文化的梦想里，雄心和野心、科学与冲动已经没有截然分明的界定。我们正在对穿越我们城市的河流进行现代景观的设计和改造。因此，我们这些在这个城市卑微生存和思想的人们，对淝河



命名缘由的求索和假设，再次变得多余而又可笑。

是的，淝河曾经是一条自然的河流，从豫、鄂边界的崇山峻岭中流来，那里云雾缭绕，植被丰厚，生长着真正的“信阳毛尖”茶。我说的真正，是说在那里，我们才能欣赏和体味这传说中的自然美物纯粹天然的形质。雾水、雨水、去冬的雪水，从那些叶芽和花瓣上滴落，融入清泉和溪流，欢快欣悦地一路奔来；而在突然要进入一座巨大陌生的城市的时候，是否有了惊恐和惧怕，有了探问和犹疑。它不再喧哗，小心翼翼，在无尽的日月轮回岁时更替里，如一缕微微波动在城市深处的脉息，如年迈慈祥的外婆手掌的轻轻拍打，唱着悠远古老的谣曲，摇着我们安心生活，安静入睡。

许久以来，就是这样，一条河流渗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、身体里，忽略里、淡忘里，耳濡目染，习以为常。这样流来，又这样流走，他带给城市的灵动和灵感，带给我们岁月的安逸和寂寞，耳濡目染，习以为常。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停下匆忙奔走脚步，转过一次脸来，对它有所侧目，进而有所感动，眼睛里会溢出浅浅的泪水。但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刻骨铭心。那么，真正认识一条河流，及其包含在我们城市和生命中的意义，必须是在它终于枯竭了之后么？或者是在我终于枯竭了之后么？那么这话题，便有些锐利、疼痛和残忍了。

因此，我们必须承认，现在的淝河，很大程度上，已经不再是我所说的那条自然的河流了。一座不断膨胀的城市将它的垃圾和污秽全部扔弃给它，渐日成为城市的隐患，成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忧虑、焦灼和感伤。无论卑微还是高尚，生存还是思想，淝河都需要科学的设计和人为的改造了。我的无奈是，淝河里也有我扔弃的垃圾和污秽；更大的无奈是，人类是如此的自私和肮脏。我们享有雾水、雨水和去冬的雪水带给我们的洁净的稻谷和菜肴，享有擦拭洗涤华美的家居和服饰，而倒映在淝河的眼睛和脸，却尽失文明映照下的风度和体面。

因此，即使匆促，我也需要为淝河记下一些文字。我委实不知道这条自然的河流在变为一条人工的河流之后，未来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会不会变得理性和自觉。改造一条河流但愿是在改造我们自己。

不禁想起清乾隆年间信阳知州张钺的诗句——

双桨荡晴川，蟾光散暮烟。
珠随天上满，镜向水心圆。
桂席飞杯磬，兰言胜管弦。
映淮良河赋，同此对清涟。

张钺诗中所述，是这座城市旧时八景之一的“浞河泛月”，那时的深潭、水凼、花树、翠竹早已不在了，城墙、街坊、天井、谯楼早已不在了，而我们也再无条件也无心情在浞河上泛舟，在浞河里泛月。

我需要匆促为浞河记下一些文字，我是怕浞河，有一天真的也不在了。





在春天里观察两只鸟

不是一棵，也不是两棵，而是一排水杉。在我居住的城市的东南，向天空高高地一排直立着，高过了那些栗树、梧桐、刺槐和雪松。那里离沂河不远。

两只鸟，我们权且可以称它们为山喜鹊吧，在早春里飞来。我以为我认识它们，我以为它们是去年的那一对。它们的巢还在，也就是说它们原来的“家”还在。而且看上去好像经过了去冬的那场大雪，依然完好无损。那么猜想他们昨年果然是为之下了工夫的，从设计到施工，从材料到工艺，细致周到，不遗余力。因此你不论是饶有兴味驻足端详，还是换个角度短暂一瞥，就一只鸟巢而言，及其它的高度、支点、造型，都大抵可以称得经典。衣、食、住、行，是生活的必需，也是生存的必需；建造一只鸟巢，就是建造一个家，这是人的也是鸟的一项重大的事情。

两只鸟飞来，先在空中盘查了一会，停留在附近的一棵树上，对那只去年的鸟巢进行确认。我不知道上帝赋予它们怎样的心灵提醒和暗示，也不知道它们依循了怎样的信息和气息，让它们总是能够从浩渺的远方，山重水叠，穿风行雨，准确地找到这一排杉树，找到它们的巢穴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它们在经过确认之后，瞬间两只鸟同时飞起，又同时落在了那只鸟巢之上。我猜它们一定是要检查它们很久没有人居住的房子了，然后进行外墙的修补，更是要把卧室重新装饰一新。用最柔软的叶子、草丝、羽毛、还有花瓣铺垫，它们要在那里缠绵、相拥而吻、做爱、谈论天气和诗歌、生儿育女，当然也要在那里抵御今年的飓风、雷电和大雨。

很快，我发现我错了。那两只鸟并未干这些事情，它们选择了另一棵树，开始建造和修筑一个新的巢。按我目光的方向，如果假定昨天的那个巢从左到右是第三棵水杉，它们选择的这棵就是第五棵。仅只隔着一棵树的距离。困难的是我，无法理解这其中的道理。但它们一定是有道理的。

现在我似乎知道了，这两只鸟不是去年的那两只鸟，这两只鸟应该是去年那两只鸟的儿女吧。年轻的一代，风华正茂，奋发有为，热爱生活，富于幻想，它们怎肯居住父母的旧巢呢。它们的家族一代代不遗传依赖和懒惰，



这是天然的风范；只有人类才会有不肖子孙，好吃懒做，在父辈的财富中坐享其成坐吃山空。鸟类不会。它们担当不起上帝的指责和同类的嘲笑。

当然，建造一个家是复杂的，艰难的。我们无法知道那两只鸟整个春天的辛勤和劳苦，我们只能通过它们飞翔忙碌的身影，对它们进行判断和猜想。就这样，有一天，我们像是突然发现，它们的家建好了。一只巨大的鸟巢也像是突然从枝头上长出来，和树完美地形成一体。我们能感觉到那只巢的坚固和安稳，也能想象到那卧室小居里的簇新和舒适。

那天，是在一个清早，也许是在一个傍晚，让我觉得仿佛整个春天里，我都在向它们仰着脸。年轻人的新巢建在第五棵树上，父母的旧居建在第三棵树上；父母亲不在了，高高树顶的旧居空着，仿佛一个家族的图腾和标志；从我的角度看，直立的杉树举着那只旧巢，更像是举着一个祖宗的牌位。那么，这两只鸟选择在第五棵树建造自己的新家，是想虔诚守着那个父母的遗址和祖宗的牌位么。那么，与之间隔一棵树的距离，是不是想和旧时的文化传统既不挨得太远，又不挨得太近。它们在生命的繁衍和承续中，需要有自己的年轻独立的思想，需要创造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信心、锐气和生活。

而我必须让自己自觉离开了，我要做的不是对两只鸟进行观察和猜测，而是能否进行自身的反省，包括我们对待美妙自然和可爱生灵的态度和行为。旧巢和新巢都建在树的高处，那几乎是树的顶梢了。它们未必不知道这要担当多么大的风险，但它们更知道这世上真正的风险，来自人类。因此它们把巢尽可能地建在高处，建在树的顶梢，那是对人最明白无误的拒绝、痛斥和对峙。

那个悬在高空的巢穴，高高悬在我们的头顶之上的巢穴，不知是鸟类的天性不安，还是人类的巨大痛苦。



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

大别山脚下，起起伏伏着很多小小的江南丘陵，葱翠青绿，唯美淡雅；其间渗出许多小小支脉溪流，蜿蜒蜒蜒，就淌出一条河来，叫史河。史河并不宽，但历史性地成了地理的分界，隔开了豫、皖两省。河的西边，是河南固始的陈淋子，河的东边则是安徽霍邱的叶集。陈淋子和叶集，是分别具有豫南和皖西风格的自然古朴的两个小小的镇子。

丘陵、清溪、河流、小镇，闭着眼睛想一下，就是一幅水墨氤氲的山水画了。进而会想到那里岁月的悠久和宁静，人心的恬适与和平。甚至，陈淋子、叶集，仅仅这两个茉莉花一样小小素雅的地名，就会让人生出感觉，生出情愫，生出莫名的牵挂来。

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这样，但我总是会。

然而，我却真的弄不清这两个小镇究竟有多么古老，也不知道它们过去和现在的辖区究竟有多么大。我只能把那里说成“那个地方”或“这个地方”。对了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出现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“未名社”，出现过一代文学大家蒋光慈、韦素园、韦丛芜、李霁野、台静农，——这，或许你是知道的。但这个地方，还有我们本土的中国当代诗人陈有才，还有当地的一大批文学热爱者、热心者——赵家利、张南海、陈泽军、漆兵和小杰子，这你可能不知道了吧。

而我认识他们。赵家利、张南海、陈泽军、漆兵和小小的杰子，都虔诚怀有文学的天真和梦想，我喜欢天真的人，喜欢有梦想的人。况且他们已经写作和发表了很多不错的作品，获过奖，很有一些名气和影响了；尤其令他们一直自傲和鼓舞的是，他们和那些从镇子上走出的文化学者和文学大家，无论是无名，还是有名和著名，在他们的人生履历上，都一定填写着他们相同的小镇子的名字。这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，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

我认识的他们几个，杰子是唯一的女性，是叶集小镇的小美女，比喻一下，就是江南的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呀。她那样子，是精致之美，是娟秀之美，是单纯之美，或者说是那种小女孩茉莉花一样的小小清芬之美。因此你要是见到她，说起来你准会大为惊异，看上去一年一年总长不大的她，竟是



10 多岁孩子的妈妈，竟是忙里忙外主持经营着两个门店的老板、法人代表。

她的两个门店，一个是药店，关乎生命健康，效益很好；一个是书店，关乎心灵美好，效益不好。药店的门店却只一间屋子，拥挤不堪；书店的门店则是两大间门面，宽敞明亮。这让镇子诸多居民和商家大为不解，书店效益不好，这些年来，这个精明的小女子不知为何还坚持开着，不屈不挠，仿佛在与谁较量似的。而杰子觉得，这世界人们总是需要读书，也总是有读书的人。譬如赵家利就是，张海南就是，陈泽军就是，她就是。她以为真正不可理解的是，如果一个人不读书，是个什么人呢？如果大家都不读书，该怎么过呢？

小杰子的书店，叫“读来读去”书吧，是她喜欢读书的干爹、诗人陈有才给起的。

读书才有梦想，写作才有梦想。于是几个读书的人、写作的人就凑在了一起，一个天真的、也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就产生了。他们决定，陈淋子和叶集两个小镇合作创办一个文学刊物。就像当年年轻的韦素园、韦丛芜、李霁野、台静农们在鲁迅先生的扶持下，创办《莽原》和《未名》半月刊一样。据说这个梦想一经提出，小杰子立即像小女孩一样高兴。那个刊物是她梦想要的一件花衣裳。

不过很快，刊物在他们多方面的奔走、操持、努力下，果然就在那年印制出来了。彩印，国际流行大 16 开开本，4 个印张，封面设计、内文装帧、目录排列，很像那么一回事儿的。小杰子梦想要的花衣裳梦想成真，她也为她的花衣裳投入了热情，投入了力量，也不惜投入了她尽可能的经费资助。多么好啊，这让她多么高兴，因为从此她书店的书架上，多了一本他们自己创办的杂志，并漂亮地排列在那些大师的巨著之间、名著之间，散发着思想的芬芳和茉莉花的清香。小杰子每天都能看到她的杂志，向爱书的人介绍她的杂志，赠送她的杂志，那心情每日都是花团锦簇，无尽拥有了人生的花样年华；这也让她一定感到她小小的书店，因为有了这份杂志，比过去更丰美、更充实，更辉煌。

叶集小镇的这个小美女，我几乎能想到她那时，手舞足蹈，孩子一样，快乐而又灿烂。

这本豫皖两省两个小镇的文学刊物，叫《史河风》，是请了作家鲁彦周先生题写的刊名，现在已经出刊了十多期了。他们每一期都给我寄，看那样子，真的越办越红火，越办越有品位，越办越有了自己的风格了。间或也听说了办刊难免遇到的那些艰难、挫折、矛盾和打击，及至一些创始人、资助人不断撤走和离开；而小杰子痴心不改，坚定不移，坚持了下来。她已经成为这本刊物的核心人物之一，既负责稿件的收发和编辑，又做刊物的发行主管，



顶梁柱一样，美丽支撑着被她自己视为的这一方文学的蓝天。我和在这个时代许多仍然怀有文学梦想的人，为什么不去赞美她呢。

今年初春，我再次去了他们那里，看到大别山下那些唯美淡雅的江南丘陵，还是那么葱翠青绿；涧溪河流，还是那么清澈明亮；小杰子忙里忙外经营着她的药店和书店，还是美得那么精致、娟秀和单纯。不过遗憾还是有一点，现实中陈淋子和叶集固然还是两个小镇子自然古朴的印象，可我听说，它们都已经改革为县一级试验开发区了。

不怕的，杰子。无论小镇如何升级和扩张，进而可能无法低挡城市化、市场化、商业化进程的必然的侵犯和侵扰，以致会彻底打破原有岁月的悠久和宁静，打破人心的恬适与和平。但只要有你，便相信我们的这本小小的文学刊物，就能继续如期出版，我们的“读来读去”书吧，就会天天对外开放。就像你相信的那样，这世界的人们，总是需要读书，也总是有读书的人；也像你内心单纯疑虑的那样，如果一个人不读书，是个什么人呢？如果大家都不读书，该怎么过呢？

会有一天，在匆忙的时间过去之后，人们会累了，会倦了，终回过头来，认识陈淋子，认识叶集，认识什么才是时间中小镇的美丽和永远、记忆的隽永和绵长；那么无疑，是“未名社”，是一本小小的文学刊物《史河风》，是杰子静静开放的茉莉花一样散发着清芬的小小书吧。



关于乔的我不能说出的感伤

乔，是大别山里的一位乡村小学女教师，喜欢写作，写一般很短小的散文。开始可能是个爱好，后来她发现，这个爱好很好，可以用来打发时间，排遣寂寥，也可以用来表达自己内心世界女性的温婉和哀愁。于是常常，伴着那乡村安静空泛的一个人的夜晚，索取暖在手中发着微弱亮光的词语和独白，穿缀或编织自己心情的文学手工艺品。黑夜成为乔身后的背景，我能想象到她灯光映照着的抒情美丽的脸庞。整个山村，或者说整个世界都已沉沉入睡。

我不认识乔。缘起是她现在已把文章写得很好，并要与另外两个女子出版一本散文合集了。这个合集，辗转反侧，终于要我作序。于是我开始读她，开始在文字里认识乔。现在看来，我真的，没有好好读她。反正序言就那样写过了，好与不好，只有我知道。我不得不承认，那序言，终究不过是概念化的体会了女性的感觉，终究是完成一个差事的敷衍。是的，之于我，那是一个日常疏忽了的且一定包含了她们诚挚期待的敷衍。因为我觉得，我应该写得更好。在我见到了乔时，我有了深深的不安。因此人应该重视生活中每一个朴素细小的事物，我们才能够不至于如此匆忙；至少有一些时刻，在心有所安顿之后，会少一些歉疚，少一些缺憾。

见到乔的那天，是今年4月的一个星期日。我先见到了文集的作者之一，与我熟悉一些小慧。我说我想见一下乔。小慧就去联系，说她上午学校考试，中午晚些时候才能搭车赶来。路上要一个小时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才知道乔在乡下，是乡下的一位小学老师。就这样说着，我对乔还是一无所知，连对她简单描摹一下也没有。在某种意识的认定里，乔不是我所关心的人。

大家都在等乔。知道她会晚些时候来，时间便有了预期，因此大家并不着急。不可理解的是，那天那么长时间的等候，等候乔，我怎么就没有间或问一下有关她的情况和事情。譬如她所在的那个乡的名字、学校的名字，与县城的距离以及来县城怎样乘车。等等。这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话题，但那天我没问起过，也没人提起过。现在我想，那可能就是我与这个完全未知的



女子见面的准备，更是一种意外的情绪的酝酿。

她来了。清瘦。美。是那种山区女子的秀美。细心一些，你会发现她是换了装束的。猜想那时考试、告假、电话的催促、乘车，已经让她的时间紧张而慌乱，但她还是换了一身装束的。或者，还梳了头发，清洁了一下脸，施了润肤的妆品。于是我们下楼，她走在后面，恍惚间，我感觉到乔走路有些困难，但并没引起我的注意。

午饭预订在黄柏山宾馆的大厅，大厅很大，就只有我们一桌。我们感到了我们的偌大的拥有和奢侈。午饭我们吃得很愉快。我们在谈论写作。乔的眼睛很亮，笑起来有种朴素挚诚的深邃和迷人。能看出来，她心地善良，掩藏着对人的尊敬和谦卑，对谈话有很好的感知能力，聪敏，我觉得她真的很好，很感人。

吃过饭，埋了单，我们快乐地出来。刚下过一场雨，空气清新，透彻肺腑。路旁的植物嫩绿，叶子透明。它们都是今年新长出来的叶子，这场雨可能是它们经历的第一场雨；第一场雨就下得这么大，它们都湿透了，便有些故意的嗔怪和撒娇。其实它们的内心都蓬蓬勃勃，欣欣向荣。它们正在雨水中接受洗礼，梦想长大。小慧提议说，我们走一截吧。我们就走一截。这时乔在我左侧，离我很近，我们说着话。我看到她走路不是困难，而是艰难了。顺便问她，我已不敢着意，不敢加重语气，不敢表示出我的惊异，因为我已经猜出来乔两腿的残疾了。她还没有说许多，感伤便迅速淹没了我。

乔是小时候一次乡村的意外的医疗事故，造成了她两腿终生的残疾。

就这么简单。在我和她的那个久远的时代和中国贫穷落后乃至十分无奈的乡村，很多事情，就这么简单。而就乔的一次医疗事故而言，我们的痛惜和埋怨在今天，几乎无法找到斥责的对象。一方面是必须承认和接受的事实，一方面是设想那个小小的不幸的女孩该怎么办。理智和感情被截然撕裂，我感到了内心的疼痛。

我这时才看到她穿着很长的长裙。及其她的上衣，色彩灰暗。我知道了，她在努力遮掩起她的身体，遮掩起她自己，不让人看，不让人对她注目。通过她的文字我知道，她的内心灿烂、明亮而又健康，但身体带给她的自卑和压抑是无法遮掩了去的，就像她为自己选择一件衣服时，短暂为人忽略的胆怯和犹豫。

想到午间对她的等候，我甚至不曾问起她。而现在我却想她很多很多，譬如她怎样长大，怎样恋爱，怎样妆饰，怎样在乡村过着那些日常的生活并写下那些寂寥的文字。我那时肯定不会问她，甚或不能表示我的同情、怜悯和内心的感伤。你知道，我们之间理论上人格的尊严和平等，并不能代替身体的平等。我任何一点关心和打听，都可能构成对她的伤害。我也害怕我会